

布衣文丛

鬼点子◎著

千古奇谈 暗藏玄机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 目 录

第四卷 魔幻情毒.....	1
第二十七章 诡异冒失.....	1
第二十八章 忆奉月族.....	9
第二十九章 恩怨纠结.....	15
第三十章 戏弄野马.....	20
第三十一章 魔幻古刹.....	28
第三十二章 蛇女幻影.....	33
第三十三章 嫉妒的爱.....	40
第三十四章 动机不纯.....	44
第三十五章 破庙失身.....	50
第三十六章 疑团难解.....	56
第五卷 斗转星移.....	62
第三十七章 意外相遇.....	62
第三十八章 命运束缚.....	72
第三十九章 惊险意外.....	78
第四十章 逃避命运.....	84
第四十一章 纠缠不清.....	90
第四十二章 神医出手.....	96
第四十三章 失去耐性.....	103
第四十四章 灵堂之奠.....	110
第六卷 拜日遗孤.....	118
第四十五章 晴天霹雳.....	118
第四十六章 透露身世.....	123
第四十七章 噩梦重现.....	129
第四十八章 情断酒楼.....	135

第四十九章 交换条件 .....	143
第五十章 情谊滋生 .....	151
第五十一章 游戏开始 .....	158
第五十二章 寻找踪迹 .....	166
第五十三章 死亡计划 .....	173

## 第四卷 魔幻情毒

### 第二十七章 诡异冒失

醉傲峰眉毛不由一挑，心中泛起了疑惑。这个老人究竟站在那儿多久了？醉傲峰居然没有发觉她的存在。

更为奇怪的是老人手中的伞如同虚设，雨水根本就没有沾到伞面上就被无形的气罩挡在了外面。老人家用干涩的声音道：“女人的心如果受伤，什么也不能弥补。变心的男人比花心的男人更令女人讨厌。”醉傲峰注意着神秘老人的一举一动。虽然老人身材矮小，年纪很大，但说话底气很足。尽管干涩的声音显得苍老，但体格健康绝不输给年轻人。老人见醉傲峰一直注视着自己，便道：“人为什么总学不会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懂得什么叫后悔。”

醉傲峰望了她一眼，没有理会。

“小伙子。”老太婆一边朝山洞走一边道，“你占着老人家的山洞很久了，该让老身休息休息了。”

醉傲峰似乎没有听见似的，自言自语道：“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如果可以，我宁愿无情。”

老太婆从醉傲峰的身边走过，走进了山洞。

醉傲峰叹了一口气准备离开的时候，发现手里的佩剑不见了。他记得与老太婆说话时剑还在手里，现在剑不见了。老太婆的身手非常快，醉傲峰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她如同鬼魅一般悄无声息。醉傲峰赶忙追进山洞，可是她并不在山洞里。醉傲峰明明见到她进了山洞的，而山洞并不大，一眼能看到全部，可人就是凭空消失了。

难道是遇上了鬼？

醉傲峰疑惑地走出山洞，发现的佩剑插在自己原来站立的地方。这时，老人已经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的后面。如果不是地上的投影，他根本不会发现。

老人念道：“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

醉傲峰猛地回过头来叫道：“前辈……”

老人自言自语地道：“多么美丽的诗句，可惜变成了阴谋的迷局。唉……”

醉傲峰惊讶，老人是不会无缘无故说这样的话的。他不由警惕起来，但他的手刚刚碰到剑，剑就变得粉碎。醉傲峰不由倒吸一口冷气。

老人神秘地笑了笑。

醉傲峰道：“你究竟是何人？你似乎知道异族传说！”他不断地打量着老人。

老人道：“异族传说……”老人停了一会，“你的师傅可是月神长老？”

醉傲峰惊愕：“您知道月神长老？月神老是我奉月族的先祖。您……”

老人自言自语地道：“奉月族以月为神，一直都相信异族咒。”

醉傲峰吃了一惊，老人究竟是什么人？她竟然知道奉月族的事情。他道：“我不相信诅咒！所谓的诅咒是人造成的一切悲剧的根源。世间的巧合让人无法摆脱所谓的命运，这是老天设下的陷阱，就是老天的诅咒。真正的魔莫过于人心，真正的诅咒莫过于人的恐惧。”

老人点了点头，笑道：“既然你不相信，为什么要记着异族提示去伤害爱你的两个女孩子？你相信命运？”

“不！我只相信自己。”

老太婆心里念叨：“像，太像了。当年自己也是这么自信满满，可是——如果自己更强一些，也许就可以做到改变命运。好吧，就让他更强，看看结果会怎样。”

老人对醉傲峰神秘地一笑，道：“今天老太婆高兴，教你三招剑法。”

“为什么要教我？我说过要学吗？”

老人将手里的伞往高空一抛，一伸手，将一段树枝吸在手中当剑舞了起来。醉傲峰不想看，也不想学。可是老人的剑法奇特无比，他不由被吸引过去。一个习武之人哪个不爱上乘的武学？老人一边舞剑一边说着招式名——片片蝶衣轻、暮雨洒江天、落日绣帘卷。剑花飞舞，变幻莫测。一会蛟龙在天，一会剑气回旋。不但动作潇洒，而且剑招威力惊人。很快，三招毕，伞回到老人的手中。老人拄着拐杖道：“能学到几成就看你自己的悟性了。如若它日有缘，你定可学全这套剑法。”转眼间，她的身影已经消失在芭蕉林里。

醉傲峰看呆了，半晌也未从刚才那精妙的武功招式中回过神来。当他回神的时候，雨也停了，老人也不见了。醉傲峰后悔自己的狂妄，跑进山洞寻找老人的时候，里面什么也没有。他拾起地上的树枝，冲动地学着刚才梦幻中的三招剑法。

剑法精妙无比，又岂是一朝一夕可模仿到的。

老人既然要教他剑法，为什么不教他心法口诀？为什么连这套剑法的名字都不告诉他？再怎么绝顶聪明的人也无法在瞬间学成这么精妙的剑法。能在机缘中接触这三招上乘武学已是万幸。老人说过“如若它日有缘”，究竟在暗示什么？

醉傲峰朝山洞拜了三拜，起身想离开的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怒叱：“臭小子！看你往哪里逃！”

醉傲峰回头一瞧，原来是刚才在丛林中无理取闹的娘娘腔。

“把你偷的东西交出来，免得受苦。”

“我醉傲峰从不偷东西。”

“你是醉傲峰？哼！别骗人，你真以为我不认识醉傲峰么？”战春愁用绢帕擦了擦脸。

“你认不认识我我不清楚，但此刻就叫你认识认识我手中的剑！”

战春愁看着醉傲峰手里的干树枝，大笑起来：“哈哈，你的剑？你的剑……哈哈……笑死人了！你的剑！”

醉傲峰嘴角一丝冷笑，道：“正好，拿你来试剑法。”抓着树枝闪身袭向战春愁。

战春愁凭借深厚的轻功闪避醉傲峰的“快剑”。刚才交手，他可以轻易取胜。而现在，他哪敢大意，醉傲峰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剑法变得异常的古怪，逼得战春愁连连闪退。醉傲峰将刚才学的“落日绣帘卷”使出，剑尖一挑沙砾，剑顺势一挥，一股极强的气浪带着尘沙袭向战春愁。战春愁见攻势过猛，连忙施展轻功躲避。气浪击向他身后的芭蕉树，只听一声“轰”，芭蕉树连根拔起。

战春愁不由拍拍自己的胸口，看看自己，浑身上下全是泥，跟一尊泥像差不多了。他大叫一声：“讨厌！脏死了！人家的新衣服！你赔！”一指醉傲峰，醉傲峰早已经不见了人影。气得他一个劲地跺脚：“臭小子，我一定要抓到你，将你碎尸万段！”他看着身上的泥，哭了起来，“我的新衣服，我的新衣服啊……讨厌，讨厌，那个人真是坏死了啦！哇……”想用手里的手绢擦脸，可也全是泥，只能用兰花指小心地弄掉身上的泥块。

却说从吃人林中逃生的南门飞，得到羊皮地图之后就赶着离开。避雨过后，在半途中竟然遇上了月含羞。月含羞淋了雨，晕倒在荒郊野外，狼牙围着她不断

地吠叫。月含羞迷糊中不断地说着“我恨你”。南门飞发现月含羞浑身滚烫，摸了摸她的额头，果然在高烧中。他失去了“美人泪”，不敢轻易地查看月含羞的胸口，只好背着她走出荒野。

在一个城镇，他将月含羞安置在一家聚来客栈里，叫小二请来大夫为她开药方。大夫连连摇头，高烧已经超过了常人能抵挡的温度，只能开个药方试试，救活或者救不活就要看造化了。南门飞拿着大夫留下的药方看了看，在上面多加了两味药，哑药与聋药。他自己亲自去药店抓药。

南门飞进了药店，店主接过药方看了看，惊讶地指着上面多出的两味药。南门飞没有说话，只是在柜台上放下了十两银子。店主看到银子，立即将它放进自己的衣袖，吩咐身边的抓药学徒：“来啊，赶紧给这位客人抓药。”

一旁的小徒弟赶紧跑过来接住了店主手里的药方，回身到药柜那去抓药。

店主对着南门飞笑了笑，表情有点假。

不一会，南门飞拿着包好的药离开了药店。店主从衣袖里再次拿出那十两银子来掂量它的分量。

南门飞回到客栈，命小二煎药。他看着床上的月含羞，月含羞迷糊中依旧重复着那些话。

狼牙坐在床边用担心的眼神看着月含羞，时不时地用舌头去舔她的手。

南门飞想着浴池里的媚影，又见此时月含羞叫着别人的名字，他嫉妒起来，心里暗道：“唯一让你死心的办法就是成为一个活死人！”

聚来客栈，小二煎好了药端了来，朝月含羞的房间走去。

就是这个时候，突然一个年约二十五六岁的冒失鬼突然从屋顶上跳下来，问小二道：“喂！请问……”

吓得小二大叫一声，将手里的药掀翻在地。

南门飞听到门外的嘈杂声，就推开门出来瞧。

一个披着大红袍，脖子上挂着三四串动物牙齿装饰物，头上扎着彩带，手上套着四五个粗大戒指的冒失鬼走上前，很随便地一拍南门飞的肩，笑道：“喂，帅哥，听说你带着一个瞎子来投店是不是？”

“朋友，这好像不关你的事！”南门飞将肩一低，甩开那人搭在自己肩上的手。

“对，对。我不过是随便问问。那个瞎子是不是满身坠着铃铛？”

“这也不关你的事。”

“呵呵呵……”那个男子傻笑起来。他浑身装饰的银片发出沙沙的撞击声，与月含羞身上的铃铛有异曲同工之妙。

小二上前道：“南门客官，他把您的药……”

那红袍男子笑道：“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

屋子里的病人呻吟道：“狼牙，狼牙……”狼牙用舌头舔着月含羞的手。

红袍男子吹了一声口哨，故意对着屋内大叫道：“调皮鬼！”

南门飞一把推开红袍男子，喝道：“你想干什么？”

红袍男子拍了拍被南门飞推的地方，嘴里一边嚼着东西一边懒散地道：“没有听见么？我在找我的调皮鬼。”

月含羞听到说话声，似乎马上就有了精神。她坐起身来也大声地叫道：“冒失鬼？野马哥哥——”

红袍男子笑着道：“调皮鬼——真的是你！”

野马得意地吹着口哨推开南门飞，他走进门来两手一拍道：“调皮鬼——”张开怀抱。

“野马哥哥——”月含羞冲了上去，野马一把抱起她转圈，两个人亲热得不得了。看来他们的关系非比寻常。

南门飞打发小二离开，他看着开心的二人，心里不是滋味。野马的突然出现打破了他原先布好的局。他看着月含羞，看她活蹦乱跳的样子，很难想象她刚才还病得快死，

“调皮鬼，你又重了！长高了不少！”

“你也这么说。我是不是大得可以嫁人了？”月含羞幼稚地笑着问道。

“我正准备接你过门呢。”

月含羞咯咯地笑了起来。她睁开空洞的眼睛，道：“不用你接，我自己会过门，不会踢到门槛的。”

野马捏住月含羞的鼻子笑道：“睁眼说瞎话，你当我第一天认识你么？”

“咯咯，痛！不敢了。”月含羞闭上了眼睛。

野马放下月含羞，狼牙朝野马吠叫起来。野马吓得窜身上了房梁，他道：“调

皮鬼，你什么时候养了这么大一只狼？好吓人。”

“咯咯……野马哥哥，你在草原上待久了，怎么就怕了狼？它是狼狗不是狼，是我的好朋友，叫狼牙。它不会伤人的，你快下来。”

野马从房梁上下来：“调皮鬼，我这个现成的保镖在，你还请什么人？那小子白白净净的，斯斯文文能不能打？”

月含羞咯咯地笑着，身上的铃铛叮叮当地响，她道：“人家可是名剑世家，你小心哦。”

野马攀着月含羞的肩对南门飞道：“小子，你可以走了。有我在，你被辞退了。”

月含羞咯咯地笑道：“野马哥哥，你又在瞎胡闹了。南门哥哥可不是什么保镖。”

“又一个哥哥？你到底有几个哥哥？”野马一点月含羞的鼻梁。月含羞打了一个喷嚏，野马立即询问道：“调皮鬼，是不是又跑去淋雨玩了？”

“没有，没——阿嚏——”

“还说没有。刚才的药一定是你的，我把它打翻了！”

“咯咯……打翻了就对了！”

南门飞一听，眉毛不由一挑。

月含羞接着道：“你是个冒失鬼，不打翻我才觉得奇怪呢。”

“哈……”野马立即捂住自己的嘴道，“我说话声太大，吵到你休息了吧。”

南门飞变得多余了，他只好道：“月姑娘，既然现在有人照顾你了，我……”

野马立即道：“有我在，谁还敢欺负她？你快走吧，不送。”

月含羞咯咯地笑道：“南门哥哥，别见怪。野马哥哥说话一向这么怪的，别介意。”

南门飞淡然一笑道：“不怪，不怪。野马兄性格爽朗……”

野马立即止住道：“停！咱们第一次见面，别叫得那么亲热。你这种斯文人还是不要见面的为好。厚脸皮，你怎么还没有走？”

南门飞拱手对月含羞道：“月姑娘，有这么好的保镖在我就放心了。咱们后会有期。”

野马抢上一步道：“好走，不送。”

南门飞刚走出房门，野马随手就将门关上，可把南门飞给气坏了。

月含羞很认真地问道：“你为什么耍气他？”

野马道：“他不是那个杀手剑醉什么的么？害你真正的哭泣的男人。”

“你没有听见么？我一直都叫他南门哥哥，他是玉面公子南门飞。”

“玉面公子？长得斯斯文文的像娘娘腔。我就觉得奇怪，你怎么会看上他，原来是我弄错了。哈……”

“大疯马！”

“你敢骂我？”野马突然上前挠月含羞的痒痒，月含羞痒得满床打滚。狼牙坐直在旁边歪着头望着他们，满脑袋的问号！

屋子里传出一阵阵的笑声。

就在他们打闹的时候，门外忽然又传来了嘈杂声。野马从窗户探头出去张望，看到几个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男女走了进来。他们身上有一股浓浓的药草味，让其他的人受不了。南门飞与之擦肩而过，不由回头看了他们一眼。

当南门飞走出客栈的时候，在对面拐角的地方却现出了古枫影的身影。他表情凝重，满脸杀气，一直在盯着客栈门口。

月含羞躺在床上问道：“野马哥哥，发生什么事了？”

野马把窗户关上道：“没什么，不过是几个异族人住店。”他摸了摸月含羞的额头，“这里这么吵，不适合养病，咱们到别处去吧。”

月含羞喃喃地道：“别处？我真忘不了那个温泉！”

“温泉？什么温泉？”

“春愁姐住的那个地方有个温泉，哇！洗澡真舒服。泡温泉可真是神仙般享受。”

“泡温泉？怪不得那个娘娘腔总不肯告诉我他住在什么地方，原来——哼！走，调皮鬼，我们上他那儿去。”

“不去！”

“为什么？”

“他赶我出来，我再去，哼！没有面子。”

“这倒是。不过，霸占他的温泉气死他，可就——哈……”

“去！去！去！我要去！”

“那就走吧。”

“不走！”

“你又怎么了？调皮鬼？”

“我是病人，我要你背！”

“你以为你还小么？我背你是不怕人笑，倒是别人见了可指不定说出什么来。这是中原不是草原。”

“野马哥哥，你带了你的疾风来了吗？”

“当然！疾风现在长大了，可是个帅小伙子了呢。”

“真的吗？我要骑，我要。”

“好！”野马牵着月含羞去退房，他到马棚牵来一匹高大的枣红马，对月含羞道，“小心呀，疾风性子烈。不知道它还记不记得你。”

月含羞摸着枣红马的长长棕毛，笑道：“疾风，你还记得我吗？我们曾经在大草原一起奔驰一起牧羊。”

狼牙看到疾风，就上前用鼻子嗅，又绕到后面去嗅疾风的屁股。

疾风嘶叫了起来，对狼牙道：“喂喂，你谁呀，远点远点。”

狼牙围着疾风转了转，道：“你是疾风？”

疾风得意地抖了抖精神，道：“算你有眼光！我就是草原第一帅帅马——疾风。”说着，骄傲地昂起了头。

狼牙耷拉着眼睛，自言自语道：“跟你主人一样，都这么臭屁。”

疾风问道：“嘿嘿，你这个狗怎么这么没礼貌啊！你叫什么名字？”

狼牙道：“我叫狼牙。告诉你的主人，别打我主人的主意。”

疾风看了看月含羞，月含羞一直在摸它的棕毛。疾风对狼牙不客气地道：“她？这个调皮丫头？我看是你没搞清状况！她可是我家主人早就相中的。”

狼牙哼了一声，转身把屁股对着疾风。

这时，一股浓浓的药草味飘了过来，一位异族的中年女子走了过来。对掌柜的道：“我家主子住不惯，还有没有上房？”

掌柜道：“有，有，刚刚有位客人退房。”

月含羞闻着这股药草味，怎么与醉傲峰的妻子邢云身上的一样？

## 第二十八章 忆奉月族

野马扶月含羞上了马背，道：“你喜欢疾风么？”

月含羞笑道：“喜欢。”

“送给你好不好？”

“好！你舍得么？”

“当然。反正你要嫁给我的，疾风迟早还会回来。”

“那是人家小的时候不懂事说的嘛。”

“你反悔了？野马哥哥不好么？”

“当然好！”

“那为什么不要野马哥哥？”

“我有狼牙了。”

“你喜欢上他了么？他可是有妻子的。”

“谁说我喜欢上那个大坏蛋。我是说我有狼牙保护，不用野马哥哥为媚眉担心了嘛。”

“野马哥哥比不上狼牙？”

“野马哥哥，你在吃醋？别老是用我的狼牙做代名词。我告诉你，让我哭的人，我媚眉绝对会让他‘好’过的。”月含羞睁开眼睛。

野马很少看到月含羞将空洞的双眼睁开，他心里不由想：“古枫影的警告难道是真的么？伤害月含羞的后果‘不堪设想’。原来以为那四个字是伤心的后果，可是今天听来却似乎暗藏机锋。当年古疯子带着媚眉到大草原去寻找月含羞，可没想到要找的人就在他自己的身边。媚眉居然是月含羞，真是天意弄人。”

“野马哥哥，你为什么不说话？”

野马从沉思中回过神来笑道：“我希望我是那个让你真正哭泣的男人。”

“哼！狼牙，我们走。”月含羞带上疾风与狼牙就向前奔跑。

“调皮鬼，小心！疾风性子烈！”

“哇！”

疾风一声长啸，飞奔了出去。

野马赶忙追了上去。

狼牙这一跑，从那个异族女子的面前闪过，异族女子不由疑惑地道：“那……”

那像是狼牙！”她立即跟了出去。

野马吹了一声口哨，疾风这才停了下来。但是疾风抬起前腿将月含羞摔下了地。野马吓得冲了上去，抱起月含羞，发现她受了伤，赶忙就朝医馆奔去。

异族女子跟到的时候已经看不见狼牙了。她以为是自己眼花，便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打转回了客栈。一到客栈，一个异族粗汉子就上前道：“你上哪去了？主子正找你。”

那中年女人随着大汉进了一间客房。大汉随后将门关上，回身对桌边的异族主子道：“族长。”

但见桌边的异族妇人手上戴着四个金镯，指上套着两个金戒指，头上扎着的十几根麻花辫盘在头顶，发上还插着月牙形的金钗，脖子上挂着一串指头般大小的陈旧念珠。这个妇人边喝茶边看着书卷。听到大汉的称呼，妇人放下手中书卷，喝着茶，道：“来这一趟不容易，可打听到什么？”

女子道：“回禀族长，邢云的确与少主碰过面，在不仙林中的族人尸体的确是那死丫头做的。”

这个挂着念珠的妇人正是醉傲峰的阿娘——阿文斋。她身边的女子是她的婢女，名唤阿迦。身边有四个粗汉，一个左边脸上有一道四寸长的刀疤，族人称他为刀疤；一个右手有六指，族人称之为老六；一个瞎了左眼，叫独眼；一个粗壮高大如山中野熊，名唤大熊。

阿文斋冷冷的目光从阿迦脸上扫过，道：“死丫头，翅膀硬了想飞了。哼！是谁背着我教了死丫头武功？”阿迦望了望另外四个人，他们都摇头，阿迦也只好对阿文斋摇头。阿文斋一拍桌子，吓了五个人一跳，他们心知是土长老教了邢云武功，可谁都不敢说。

阿文斋又道：“听说峰儿让月含羞出世了，这是否属实？”

阿迦应声道：“属实。”

“好！哈……峰儿果真找到了月含羞，相信不久就可以找出朱雀。峰儿最近可好？在做些什么？”

“少主受到古枫影的威胁，他正在极力寻回朱雀，尽快查找朱雀的真身。”

阿文斋思量起来道：“古枫影？他是什么人？怎敢威胁我的峰儿？”

“回禀族长，古枫影是中原的古剑游侠，此人行事怪异，做起事来疯癫大违

常理。月含羞是他最疼爱的妹妹。如果有人欺负了月含羞，他必定出手惩罚。邢云是少主的妻子之事被月含羞知道，月含羞因此气走，她的哥哥古枫影这才上门警告少主。”

“古枫影？如果这个人妨碍峰儿办事，绝不留他。”阿文斋喝了一口茶，“尽管管峰儿背弃我，不愿寻找朱雀，但命中注定他就是寻找异族的钥匙。他走的每一步都是天意，逃也逃不了。峰儿这个傻孩子，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在接近异族人。”

“族长，要不要把少主找回来？”阿迦问道。

阿文斋摇了摇头道：“罢了，随他去。他逃不出命运的轨道。他会把朱雀找出来的。尽管不是他的本意，但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了命运的轨道。峰儿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咱们明天就回去，在族里等着，相信不久……”阿文斋的脸色变了，阴沉了下来，“唉，族里失去的古佛还没有下落，叫人放心不下呀。”

“回禀族长，听说古佛曾经落入逍遥山庄。可是……”

“想说什么就说完。”

“这中原虽然传有逍遥山庄的故事，可是却没有人知道逍遥山庄的所在。听说前阵子，古枫影曾经寻到过逍遥山庄。”

“又是古枫影，这个人总让我感到不安。阿迦，得想法子从他那儿知道逍遥山庄的下落。这件事就交给你全权负责，老六与大熊同你一块去。好了，都出去吧，我也累了。”阿文斋揉了揉额头，身旁的四个人应声退了出去，随手将门关上。阿文斋起身坐到了床边，她捧起脖子上挂着的那串陈旧的佛珠，心里不由念道：“阿姐，咱们很快就可以再见面了。”

阿文斋捧着佛珠发呆，耳边似乎又听到在族里后山那片林子里传出的风吹沙声，还有阿文斋的阿姐身上的银饰相撞的声音，清脆、悦耳。在其中夹着那深藏在记忆中的笑脸。阿文斋一闭上眼，就好像可以看到翠绿的林子里，她姐姐阿远晴笑着采山里的野花。

慢慢地回到了回忆里，那是遥远而又熟悉的记忆。记忆里……

阿远晴对她说道：“阿妹，走路别老看书，看路呀！”话还没有说完，阿文斋就绊倒在地。阿远晴过来急道：“我就说吧，摔到了没有？”

阿文斋当时不过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阿姐大她四岁。阿文斋清纯的脸

上只是笑了笑：“阿姐，回去别告诉阿爹我又摔跤了。否则，阿爹一生气就不再让我看书了。”

“看书有什么好？女人大了嫁人就成。”

“不！女人与男人应该一样，男人能做的我也能。”

“能，你当然能。还能不能走？我背你吧。”

“不用了。”阿文斋看到一条青蛇正游向阿远晴，她叫道：“小心！”阿文斋一把推开阿远晴，青蛇扑向她。就在这个危急关头，一把小飞刀飞来，将青蛇钉死在地上。这对姐妹差点吓坏了。

这时，从树上跳下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这个人指着姐妹道：“是你们？哼。真是浪费我的身手。”

阿文斋一见到这个人就气得站了起来，两手叉腰道：“是你这个不要脸的？谁叫你多管闲事。你快滚，否则我放虫咬你。”

男子道：“原来奉月族的人个个都是这么野蛮，这么不讲道理。”

阿文斋气道：“你们拜日族的人才不讲道理。你走不走？不走我就不客气了。”

“脚是我自己的，你这个臭丫头别惹老子。”

“哼！”阿文斋冲上前抓起那男子的手就咬，咬得那男子哇哇大叫。男子一把将阿文斋甩开。

“你这疯狗！”男子立即捂住伤口。

阿远晴过去扶起阿文斋，道：“阿妹，别闹了。我们快走吧。”

“野男人敢骂我，还没完呢。”

“阿妹，天快黑了，山里的路不好走。”

“野男人，今天便宜你了！”

男子气道：“你若不是女的，我非打得你趴在地上求饶不可。”

阿文斋最听不得男人这样说她，奉月族重男轻女的思想已经让她压抑，男子当着她的面说出这样的话来，她怎能不生气。阿文斋猛地回过头来道：“女的怎么了？哼！我最讨厌你这种自大的野男人。”她突然冲了过去，用力推了男子一把。男子身后就是山沟，他一时失去平衡，摔了下去。

阿远晴见了，不由惊叫道：“阿妹，住手！”她扑过去，却没拉住阿文斋，眼见阿文斋将那男子推下了深谷，她奔了过来，惊慌地往山沟下瞧，道：“阿妹，

你怎么……快走，让拜日族的人知道了可就不得了。”她拉着阿文斋赶紧跑。

第三天，阿远晴到山沟里去洗衣服。突然有人从后面悄悄地蒙上了她的眼睛，用奇怪的声音道：“猜，我是谁？”

阿远晴笑道：“阿妹，别闹了。”她回头一瞧，却是三日前阿妹推下山谷的那个人。她慌乱起来，是遇上鬼了么？

男子的头上扎着绷带，阿远晴以为是恶鬼来索命，往后一退，掉进了急流之中。男子见状，赶紧跳入水中将阿远晴救了上来。阿远晴已经昏迷不醒，男子只好给她做人工呼吸，这才救醒了她。男子道：“原以为救我的是个仙女，没想到竟然是你！哼！咱们一命救一命，互不相欠。”男子气冲冲地走了。

这时，阿文斋跑来拉住阿远晴道：“阿姐，听说……阿姐，你怎么浑身……”

阿远晴不敢将刚才的事说出来，只好将话岔开道：“你又怎么了？”

阿文斋听说赶集的镇上要举行一个盛大的驱邪会。前去参加盛会的人戴上丑陋的面具跳舞，驱除邪神，乞求新的一年平安。这种热闹新鲜的盛会当然会吸引各方来人。

当时年轻的阿文斋与阿远晴同样抵挡不住诱惑，前去参加盛会。在拥挤的人群里，阿文斋与阿远晴走散了。阿远晴四处找着阿妹，却在不经意当中撞上了一个男子。两个人互相有礼貌地道歉，然后都不由对望着。看着彼此脸上的丑陋面具，都大笑起来。这对年轻人在交谈当中竟然忘了盛会以及时间。相互一聊才知道两年前，彼此在盛会上曾经碰过面。他俩就更加觉得新奇，难怪面具上露出的眼神是如此的熟悉。天色已经不早了，阿远晴找不到阿文斋只好等盛会散了之后再找。那男子就一直陪着阿远晴，他们很聊得来，很投缘。可是又有谁会想到，那是他们厄运的开始。

盛会渐渐地散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天突然下起了雨。两个人只好站在别人的屋檐下避雨。男子这时请求阿远晴摘下面具。就在阿远晴正要摘的时候看到雨中的阿文斋。“阿妹？”她连说声告别都没有来得及，就匆匆奔进了雨里。男子摘掉面具冲进雨里追寻，被来往的行人阻了一下，眨眼间就不见了阿远晴的身影。谁都没有想到，这个男人就是被阿文斋推下山谷，在急流中救起阿远晴的那个人。

自从驱邪会回来以后，阿远晴一直珍藏着那个丑陋的面具，还时常对着面具

发呆。时间很快过去半个月，丑陋的面具被繁重的家务掩盖，积满灰尘的面具被老鼠咬坏。阿文斋将坏的面具拿去玩，弄坏了。阿远晴瞧见一把抢了过来，为此与阿文斋头一次吵架。阿娘瞧见阿远晴不照顾阿妹反而与她争吵，不问缘由就打了她一个耳光。阿远晴哭着跑了出去，这一去就是一天一夜。族里的人到处找，最后在山沟一个不起眼的洞穴里找到了她。

又过去三个月，族里发生了大事，阿远晴居然怀孕了。族人们将她关了起来，逼问她那个男人是谁。她说当日出走之后就躲在后山的山洞中哭，一个酒鬼冲进漆黑的山洞一把就抱住了她，口中不断地叫着：“仙女，我抓住你了。仙女……”之后自己就被那个酒鬼强奸了。

族人们准备用火活活的烧死阿远晴。阿文斋偷偷跑到那个山洞，在洞穴中发现了一个男人。男人看到拿着火把的阿文斋，不由吃了一惊。阿文斋同样很吃惊，那男人正是当日被她推下山坡的井青。阿文斋对井青哭诉完，井青这才知道自己三个月前干的蠢事。他是拜日族的人，拜日族与奉月族之间是世仇，要想带阿远晴离开奉月族，比烧死她更难让族人们接受。

阿文斋为了救阿远晴，偷了钥匙放走了姐姐，带她到后山与井青相见。阿文斋在姐姐临走时把从驱邪会上求到的一串祈福佛珠戴到了姐姐的脖子上，并且送他俩离开。

阿文斋回到奉月族装作没事人一般，听到族人们的争吵，她想阿姐一定会过得很幸福。

阿文斋因此成了奉月族未来唯一的继承人，她受到了严厉的管教与约束。出了这种事，阿文斋再也不能去后山的林子采野花，再也不能去山沟里捉鱼，再也不能出族去参加驱邪会。她被关在族里一步都不准离开，甚至不许跟任何男人说话，连看一眼都不允许。

百般无聊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族里的人已经忘记了阿远晴，阿爹与阿娘也相继过世，阿文斋长成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她已经是奉月族的族长，多次领导奉月族与拜日族的战争，都打了胜仗。连她自己也逐渐把阿姐忘了。

阿文斋回忆着往事，睁开眼睛，手里握着的依旧是那串念珠。念珠是阿姐第一次带她参加驱邪会时得到的一件祈福圣物。阿远晴一直珍藏着这串念珠。当阿远晴与那个男人走的时候，阿文斋将佛珠戴到了阿姐的脖子上。现在佛珠居然